大理日报
2025年8月26日 星期二 投稿邮箱／dlrbtg@163.com
本版责任编辑／王晓云 终校／何俊卓

乡愁大理

金银花茶

■ 杜丽芬

坐在书房里看书，一股幽香直钻鼻孔，抬手端起玻璃杯，浅啜一口金银花茶，甘洌的清甜混着花香漫过舌尖，顿觉神清气爽，瞬间驱散了夏日午后的倦意。杯里的金银花浮在水面，白的像碎雪，黄的似蜜蜡，在沸水中舒展着蜷曲的花瓣，以另外一种姿态在盛开，比在枝头时更显自在。口中的茶香合并了金银花的那股甜香，这香气让我想起老家花台上的那丛金银花，想起父亲跨上花台时，被风吹动的白发。

夏天每次回娘家，还没走到院门口，就先看见院墙顶上探出的金银花藤，绿得发亮的藤蔓缠着竹架，把半面墙织成了花的瀑布。父亲总说这花是“守门户”的，知道我喜欢，每次都等我回来摘取，抑或是趁着花期摘下晒干留着给我。

推开院门时，花台边准能看见父亲的身影。那花台是早年砌的，比成年人的膝盖还高，父亲总怕我踩不稳。有一次我穿着高跟鞋，兴冲冲地想自己摘，刚抬起脚就被他喝住：“慢着，当心摔跤，让我来摘！”他从门后抄起那根磨得发亮的竹棍——那是他特意备着的，一头削得圆润，另一头缠着防滑的布条，只见他左手拄着棍，右脚轻轻一蹬花台边缘，今年81岁的老爸，身子似乎还像年轻时那样灵巧地一跨，就稳稳站在了台上。我心里忽然一酸，我都快退休了，在老爸眼里终究还是那个要担心摔着的女儿。父母总以为孩子长不大，就像儿女总以为父母永远不会老。

阳光穿过叶子的缝隙，在他背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他站在花丛里，指尖在藤蔓间穿梭，专挑那些半开半合的花苞。“全开的留着看，这种摘回去晒干，泡出来香味最浓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把摘下来的花往我手里塞。金银花的香气裹着他身上的汗味飘过来，那是种混着阳光的味道，让人莫名心安。我捧着花站在台下，看他花白的头发被风掀起，额角的汗珠顺着皱纹往下滑。

“给够了？”他转过身，手里还攥着一把刚摘的花，眼里的笑意比阳光还温暖。我赶紧点头，喉咙有些发紧：“够了够了，爸爸，你快下来吧。”他应了声，拄着竹棍的手轻轻撑着地面，双脚稳稳落地，利落得像当年从“东风”牌大卡车上跳下来时一样，老爸当年可是安全行车十万里的优秀司机。

母亲早拿来了小筛子，我把金银花摊开，黄的白的星星点点铺了一层。父亲坐在沙发上喝了一口茶，看着我们忙活，忽然说：“今年雨水好，花比去年开得好。”我应着，想起小时候爸爸行车回来，总会给我们姊妹三个带礼物，他手里提着的那只铁皮小水桶里总会藏着惊喜，有时是弥渡小红梨，有时是一包糖，偶尔是手帕包着的野菊花，说泡水喝能明目。那时他的头发还是黑的，背挺得笔直，跨上花台时从不用借力。

如今这丛金银花，是他亲手栽的。他说院子里阳光足，花长得好。其实我知道，他总惦记着当老师的我嗓子用得太多，容易喉咙疼。就像冰箱里总存着我爱吃的无花果，瓶罐里总存着晒干的金银花，那些说不出口的惦记，都藏在这些细碎的物件里。

茶喝到见底，杯里的金银花已经沉了下去，像完成了一场温柔的奔赴。窗外的蝉鸣正盛，恍惚间又闻到那股清甜的香气，想起父亲站在花台上的身影，忽然明白了，金银花从最初盛放的素白，慢慢变成了成熟的金黄，正如盛年的父亲，从黑发变成白发。他的白发在风里轻轻飞扬着，像一朵盛开在时光里的花，永远为我守候着夏日的芬芳。

李桂科说：“我给你做检查吧！”

“你没看我正打谷子吗？忙不过来。”陈茂堂终于开腔。

李桂科说：“我来帮你打，打完再查细菌。”

陈茂堂不理，李桂科也不恼，笑呵呵地扬起连枷帮他打起谷子来。这时，李桂科在农村学过的技术派上了用场。只见他轻扬连枷，忽轻忽重，忽进忽退，与陈茂堂配合默契。不多时，便将场上的稻谷打完。打完谷子，李桂科又帮他扬场，将谷子收拾干净，装进麻袋里，将口扎紧。

陈茂堂看在眼里，点点头说：“你干农活，倒是把好手！”

“我在老家还是生产队副队长呢！农活样样会干。”李桂科说。

陈茂堂点了根草烟，抽了一口说：“看得出来，你干过农活。”

“我帮你查细菌嘎？”李桂科见他开腔，赶紧问。

陈茂堂又不吭声，只顾闷着头抽草烟。

李桂科打开手术包，走到他身边。

陈茂堂又转身去撕苞谷，把脊背对着李桂科。

李桂科想，今天我就跟你耗上了，看你还能怎样？便又去帮陈茂堂撕苞谷。撕得差不多时，天也将黑。

李桂科说：“老陈，天快黑了，我帮你查细菌，查完我也该回去啦！”

陈茂堂仍是不理，又去煮饭。李桂科跟进厨房说：“你不给我查，我就在你家吃晚饭，饭后又查。”

陈茂堂终于投降。他摇了摇头叹了口气，又点点头说：“你查吧！”

也许，他从未见过如此执着的医生。所谓精诚所至、金石为开，指的就是这样吧！

斗室内，一灯如豆，闪烁着摇摆不定的光。李桂科在昏暗的灯光下给陈茂堂做细菌和组织病理取材。

终于如愿，李桂科沐浴着月光蹬着自行车，陡觉内力大增，有种大获全胜的自豪感。

细菌和组织病理结果出来，显示已经治愈。李桂科又骑着单车，兴高采烈地将治愈的消息告诉陈茂堂。

陈茂堂笑了，是那种如释重负的笑，重获新生的笑，欣慰和感激的笑，也有愧疚的笑。李医生治好了他的病，他却那么冰冷地对他，真是不该哪！

李桂科接着做他的足底溃疡清创术！陈茂堂用感激的眼光看着他，不知说什么好。手术做完，李桂科又叮嘱了些注意事项，陈茂堂满口答应。之后，李桂科连续随访了几次，老陈的足底恢复较好。又过了几日，李桂科再次去随访他，陈茂堂不在家。李桂科问左邻右舍，有个老大妈将手向西一指，说他可能在对面山坡上的苞谷地里锄草。李桂科便挎着药箱爬到苞谷地里。

陈茂堂看见李桂科来到田埂上，便高声叫起来：“李医生，我在这里！”

李桂科心底涌上了暖流。他知道，陈茂堂还是很感激他的，因为之前他从来不主动与李桂科搭腔。

“你把鞋子脱掉，我看看你的脚好了没？”李桂科笑呵呵地说。

陈茂堂高兴地脱下鞋说：“李医生，我的脚底板没事了。真得感谢您的精心治疗。以前我足底溃疡老不好，走路都不方便，地都撂了荒。现在你看，我的脚好了，心情也好了，种的粮食都比以前好得多。”

说完，陈茂堂笑得咧开了嘴。他开心的颜容绽放在蓝天下。

之前，李桂科从来没见他笑过。他那高兴的样子，李桂科几十年后仍记得。那也是他身为麻风病医生最高兴的时刻。

那天回去的路上，李桂科把单车骑得飞了起来。

李桂科还记得，有个患者叫杨春林，住在大山深处，他没有残疾，外表看不出来患了麻风病。李桂科背着药箱，紧赶慢赶三个多小时才到他家。杨春林见到李桂科，并不高兴，连水都不给他喝一口。

杨春林问：“你来干吗？”

李桂科说：“我爬了几个小时的山路，走得满头大汗，你板凳都不拿？”

杨春林极不情愿地拖过条开裂的条凳，他担心李桂科的出现让村里人知晓他患有麻风病。

李桂科说：“我专程给你做细菌和病理检查。”

“你别费口舌，我不做。”杨春林很抵触，将手中的猪食盆重重地摔在地上。

李桂科见他态度很强硬，便也不与他多说检查的事，起身去院子里看。走到猪圈旁，看见他家养的几头猪瘦得肋骨根根毕露。李桂科叹了口气。

“你叹什么气？”杨春林说。

“可惜啊，你养的猪个个瘦得像土狗，我养过猪，咱们倒是可以冲冲壳子。”

杨春林的家庭副业就是以养猪为主，偏偏猪养得令人着急。听说李桂科懂养猪，他有了兴趣，便凑过来问：“李医生，你懂养猪？怕不会。”

“我从小生活在农村，农活样样精通，木匠篾匠泥水匠都会，还干过生产队长。养猪，当然是老本行！”李桂科扬起头说。

紧接着，李桂科便跟他聊起了养猪的经验：怎样选仔猪，怎样搭配饲料，怎样给猪配种，怎样给母猪催乳，怎样治猪病，怎样催肥。从养猪说到养牛、养羊，说到种庄稼。李桂科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让杨春林大为惊叹，不禁连连点头。

杨春林说：“李医生，你说的养猪经验我都已记下，我就按你说的方法试试。如果不行，我再向你讨教。”

李桂科说：“养猪不难，不过你先得把细菌和病理检查做了，我才慢慢教你。”

“没问题，不过你得要为我保密。”杨春林说。

“这个当然，每个患者的隐私我们都要保密的。”李桂科说。

当天，李桂科便给杨春林做了检查。后来李桂科不断随访，边治病边教他养猪。

杨春林的病已治愈，猪也养得又肥又壮。李桂科每次去，杨春林都是笑脸相迎。

连载㊷

祥云青海湖 李思怡 摄

校园新荷

努力的意义

■ 张欣玥

当我又一次翻开《小鲤鱼跳龙门》这本书，再一次被小鲤鱼们感动了。故事中，一群小鲤鱼幸福地生活在一个平静而美丽的池塘里，但是它们不满足现状，而是有一个远大的梦想，跳过传说中的龙门，变成翱翔天际的龙。

“汪汪汪……”狗叫声把我拉回现实。我不禁想起那个冬日的黄昏，我们在阿姨的铺子里吃过晚饭，我一个人走路回家。路上，我发现一只小狗，它在寒风中浑身颤抖，瑟缩在一个角落里。我慢慢走近它，它惊恐万分地想逃走，可努力多次都没能站起来。我看见它的两条后腿无力地垂着，地上流着鲜红的血。

我想了又想，捡了一块纸板把它围着，迅速跑回铺子里叫了表哥和小伙伴，带上奶奶的跌打损伤喷雾剂，还带了个大纸箱和一件旧衣服。我们几个立即用不熟练的手法帮它包扎。帮它包扎好后，我们几个人七手八脚把它藏到小区门口一个隐蔽的地方。

第二天，我早早起床，拿了一根火腿肠和两个包子，到小区门口打开纸箱，小狗用头不停地蹭我的手，表哥和小伙伴也来了，他们也带了吃的，我们相视一笑，大家都担心小狗。接下来几天我们轮流照顾它，它渐渐好起来，看起来精神多了。黑黑的毛在阳光下油光发亮。我们给它起名叫“豆豆”。

后来，我和妈妈说了这个事，妈妈帮我打了一张“领养小狗”的小广告贴在铺子里。一天，铺子里来了从大连来大理旅居的一家人，那家的小女孩非常喜欢豆豆，在她的请求下她的家人同意领养豆豆。豆豆有新家了，真为它高兴。

无论是书中的小鲤鱼，还是生活中的小狗，它们都面对困难迎难而上。在今后的生活和学习中也会遇到困难和挫折，我要像它们一样努力地、坚强地面对，因为我知道，人生没有捷径可走，如果有，那它一定叫努力。

（作者为鹤庆县草海镇中心小学学生）

《小鹿斑比》让我更有爱心

■ 刘雪栊

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光里，有一本书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，它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，这本书就是——《小鹿斑比》。起初，我只是被书中那生动的插图和有趣的故事情节所吸引，但随着阅读的深入，我渐渐被斑比那勇敢、善良、乐于助人的品质所打动。

受到斑比的启发，我想到了我的同桌张文，他聪明又活泼，但有个不好的习惯，那就是上课时总爱讲小话。作为他的好朋友，我决定帮助他改掉这个毛病。

我们商量了许久，最后决定用“小手做约定”的方式，每次上课前，我们都会伸出小手指拉勾，并约定“上课认真听，不讲小话。”这个简单的小仪式，却像一股神奇的力量，让张文上课时不讲小话了。

我还建议张文准备一个“专心笔记本”，每当他想讲话时，就悄悄地在本子上画个笑脸或写句鼓励自己的话，提醒自己要保持安静。慢慢地，我发现张文上课时的眼神越来越专注，小话也越来越少了。

《小鹿斑比》这本书不仅给我带来了欢乐和启迪，更让我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我相信，只要每个人都能够勇于伸出援手、乐于帮助他人，我们的世界就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和温暖。

（作者为宾川县力角镇张家完小学生）

（选自州委文明办、州教体局、州文旅局、团州委、州文联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大理“读好书 做好事”青少年征文活动获奖作品）

夏花的心事 | 李玉凤

顶烈日炎炎
赏一季夏花的怒放
了一世与你擦肩的情缘
在薰衣草紫色浪漫情怀中
慢慢沉淀思念
在洁白明亮的小雏菊里
拈片片花瓣花语
如果只一眼
此生早已不换
在花的芬芳中
思念已融化
如湖水潋滟的眼神里
与你相忘于天涯
孤独是我必然的美丽
惺惺相惜悄悄埋于心底
此去经年
等下一个繁花似锦

岁月沧桑 | 字加华

稀疏的白发
目光不再有神如昨
步履不再轻灵矫健
无言的感伤
随黄昏沉沉袭来

煨一壶集天地之精华的草药
用微火慢熬
用柴烟熏蒸
再配上几滴晨露
连同几分酸楚一丝甘苦一饮而尽
静等明天阳光灿烂鸟语花香

大理的雨 | 王子文

桐叶叠翠
湿漉漉的雨巷
车流淹没了
撑红伞的姑娘
渐行渐远的脚步
紧随着一圈圈涟漪
一步一莲的芬芳

细雨洗净了小巷
雨滴激起水花
她曾是轻盈的云
灵动的水滴
也将是素雅的雪
晶莹的霜
在蓝天里遨游
在荷叶上打盹
在松枝头荡秋千
在胖柿子上晒太阳

而今
欢快地
在红伞上蹦跳
在车窗上攀爬
跃过层叠的桐叶
落在橘黄粉红的花瓣
在这情意悠长的小巷
肆意追赶

心尘剑湖 | 罗家贵

纯净的白云
在湖边悠悠漫游
翠绿的山色
跃入剑湖潮湿的心尖

迟到的祝福
遇见时刻在颤抖
沉静的心海
在水波里跌宕起伏

山光流动着水色
人影漫步在晴川
兜来转去的人生
走走停停这么多年

无风无雨刀光剑影
秘境天成轻现梦中
轻轻划过的心事
湿润了此刻的自己

七彩云南印象或者倒叙

■ 胡茗茗

（一）

赤

旌旗飘啊飘
提前把篝火变成了一个人的千军万马
我们提前了秋高气爽
夜空晴朗，是澄澈也是金钟罩
褪色，褪躯壳
来来回回做橙色的梦
有三杯淡酒，两盏普洱茶
彻夜打歌的人里也有四君子
茶蘼花开过，天堂鸟来过，开始吧
无非低声阿弥陀佛
无非三五好友月下飞花令
人间的美好真是朴素
脸颊上的红『不灵不灵』的
月亮有橙色，云朵是红的
有一点百合，又有点竹香

橙

只开在干净的红土边
仿佛文在身上一朵三角梅
身后都跟着一个大理
以后无论我去往哪里
我离开，它没离开
年轻时我曾到过大理
早晚会来到这里
是因为骨子里有相同气质
据说一个人喜爱哪片风景
并获得片刻平静
在那里，冲动、思想、祈求和话语相互应和
在那里，七彩耀眼，照亮隐秘地方
它让人忘掉我们是贫穷的大多数
『城越大，人就越小』
都让人羡慕
那里没有尘土，住在路边的野草
走远路，奔赴一座理想城
行李箱封尘许久

（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 编）
［摘自《美好生活 诗意大理》］